

古代科考状元的“幸福指数”高吗? (下)

◆ 李夏恩

美丽的传说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一位男士能够享受的至高幸福,但如果把两大幸事都推到极致的话,就变成今人熟知的“状元驸马”传说。在民间戏曲里,状元总是标配一位公主,而皇帝也一定总有个女儿要嫁给状元。从脍炙人口的包公戏《铡美案》到绍剧《状元打更》,还有那出女扮男装令人啼笑皆非的《女驸马》,无论是一段佳话还是一场孽缘,民间似乎非常愿意将状元和公主撮合在一起。

但这种小说戏曲曲扬的“状元驸马”故事,更大程度上只能是一个传说。真正的历史上,状元成为驸马的个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朝会昌二年(842年)的状元郑颢。郑颢是宰相郑絪之孙,可以说是门阀高第,当“尚文学,尤重科名”的唐宣宗命宰相白敏中为万寿公主选婿时,白敏中立刻推荐了当时已是起居郎的郑颢。按照人之常情,郑颢应该对这桩皇帝恩赐的婚姻感恩戴德才是,但郑颢却非常反感这桩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婚姻,他本来已经与来自另一个世家大族的卢氏订婚,“行至郑州,堂帖追还”,不得不转而接受皇帝旨意,与万寿公主成婚。

郑颢的不情不愿有道理的,即使到了晚唐时期,世家大族的影响仍然很大,不仅累世在朝中占据高位,更通过联姻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势力,因此与世家大族结合乃是为了长远打算。与之相比,天子之家虽然尊贵无比,但是在世家门阀的势力面前仍然有一种暴发户的自卑感。唐朝士人也纷纷以与世家联姻为荣,并不以与皇族有威为傲,更何

况公主出身尊贵,娇生惯养,难以侍奉。《锦绣万花谷》记载,万寿公主下嫁郑颢后,“主每进见,帝必谆饬笃诲曰:‘无鄙夫家,无忤時事。’又曰:‘太平、安乐之禍不可不戒。’”女儿每次进见,都被父皇如此训诫,可以想见状元驸马与公主之间的关系竟如何。一个细节足以暴露出郑颢与万寿公主之间的紧张关系:郑颢的弟弟身患危疾,皇帝遣使询问,得知万寿公主竟然在慈恩寺看戏,得知此事的皇帝大怒,“亟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叹道:“我怪士大夫不欲与我家为婚,良有以也!”对公主厉声切责。公主如此侍夫,郑颢自然也心怀怨恨,但他无法向公主发泄,只好将怨怒发泄到保媒拉纤的宰相白敏中身上,“甚衔之,由是数毁敏中于上”。

未能复制的爱

历史上唯一一桩状元驸马的故事,就这样以一对怨偶的互相嫌憎告终。有了这种前例,也难怪自此以后,状元驸马的故事只能出现在戏曲和小说中,却难以再现。事有凑巧,宋朝险些出现了第二位状元附马,但根据《宋季三朝政要》所记,这一次不是状元嫌弃公主,而是公主嫌弃状元。

原来,南宋理宗在位近四十年,没有儿子,他最宠爱的贾贵妃为其生有一女,即瑞国公主。开庆元年(1259年),皇帝和后宫都忙着为瑞国公主的婚事张罗,权臣丁大全企图捞取政治资本,想让投靠自己举子周震炎成为科考状元,再给他弄个驸马,这样既可以给周一点甜头,又可以好好地利用他,将来自己成了皇帝女婿的大恩人,地位



■ 明代状元刘春霖

自然更稳固了。于是,丁大全先是用种种手段让周震炎通过省试,接着是偷出殿试题,让周预先拟好腹稿,考过之后,则极力赞扬周的殿试文章,让周当上状元。周的籍贯是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丁大全也利用起来,大造“太平状元”之论,让理宗很高兴,觉得这是好兆头。于是,选状元做驸马的事,也就成了定局。

选状元驸马,公主是知道的,她自然要设法了解这个未来丈夫的各方面情况,特别是想在成亲之前一睹这位状元公的风采。在周震炎照惯例代表全体新进士进宫谢恩那天,瑞国公主就特地躲在屏风后面窥看。这一窥看不打紧,回后宫之后,公主的嘴就高高地噘起来了,一脸的不高兴。原来,周震炎已年近而立,属于成熟型的帅哥,而公主才十五六岁,年龄几乎相差一倍,而且状元公的身材、长相、风貌都不是公主喜欢的类型。这倒是丁大全没有意料到的,他始终按照自己的审美喜好来选择目标,以为自己这个老头子觉得美的,小女孩也一定觉得美。对审美心理缺乏了解的丁大全,从

来没有想过事先研究一下公主喜欢哪一型的美男。

宋理宗是个没主见的人,加之爱心切,当然就不好勉强,招状元驸马之事就这样悄悄作罢了。周震炎当驸马的美梦破灭了。更糟的是,这年十月,丁大全因恶贯满盈,终于被人弹劾而罢职,周状元不免被人指为谄附权奸,也受到了重罚,状元头衔被褫夺,降为最末一名,死于贬官途中。

不过即使公主愿意,那些状元郎们也未必肯娶皇亲为妻,因为这会影响自己日后的发展。鉴于汉唐外戚专权之祸,宋朝奉行“避亲制度”,一旦成为驸马,就会被归为外戚,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侍从官、尚书、郡守等有实权的高官要职全都与自己绝缘了。而明清两代更是威福皆出于上,无论外戚还是皇族都严加戒备,厚禄奉养,但不给任何事权,以免起权力觊觎之心。而状元是科考中的佼佼者,是天子门生,皇帝将来可能会重用之人,自然不会让儿女私情捆住手脚,除非皇帝想削弱某人权力,才会将公主嫁至其家,让其断了权力之想。清朝乾隆皇帝虽然宠信权臣和珅,却将最宠爱的和孝公主嫁给其子丰绅殷德,其隐含的寓意即在此中——权力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给下一代。状元亦如此,荣耀仅及于己身,子孙若要上进,只能亲自来考场上比试,争夺功名了。

状元的终局

对热衷科举的人来说,状元是个梦想,但对美梦成真的人来说,状元又是过去的荣耀,既无法给自己的将来提供承诺,更无法传及子孙。

随着科举制度的衰败,连新科状元的荣典也消失殆尽,早年状元能在皇帝赏赐的恩荣宴上尝遍“奇珍异味,极天厨之饌”,而1904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殿试后的恩荣宴,却是草草了事:“果肴皆出装饰,粗瓷竹箸,十余席罗列堂下东西,形式极为简陋,读卷大臣执事各官亦无至者,除一甲三名外,其余二甲进士寥寥无几,是日派恭亲王为主席,到时进礼部大堂倥偬一坐,诸进士谢恩后,亲王即起立出门。……诸人随亲王甫离席行,堂役闲人争进,将宴席之盘、碗、杯、肴抢夺一空,瓷器堕地声,笑语喧嘩声,轰然纷乱,亦鹿鸣之抢宴相同。”

尽管状元未必与将来的仕途有必然联系,但科举本身都衰落至此,那么状元的身价也随之一落千丈。被称为“第一人中最后一人”的末代状元刘春霖所获得的只有咨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师范学校监督之类闲职,后来的民国政府不再举办科举考试,自然也不再有关状元的称号,他只能靠大总统府内史、总统府秘书帮办兼代秘书厅厅长这类闲差从事文字应酬工作,授衔卖字成了这位末代状元晚年的主要收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流亡天津外国租界的刘春霖闻听北平遭受日军蹂躏的消息,潸然泪下:“京城父老惨遭蹂躏,我却当了逃兵,愧对先祖之训导。”1942年1月18日早晨,家人没有看到刘春霖像往常一样起床散步,进屋一看,才知道他已经因心脏病猝发在睡梦中安然而逝,状元的故事也就此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6月上

人家的姑娘有花戴

甜莲子

5. 气味相投

我们有说有笑地吃着饭,许嫣然的妈妈回家来了,一身深蓝色的工作服,两臂绑着一副袖套,两鬓少许斑白。她笑眯眯地说,她是趁着工厂午休时间偷跑出来的,看看我们两个小姑娘有没有好好吃饭,顺便给我们带了一盒点心,叮嘱许嫣然一定要好好招待小客人,说完就急急忙忙地走了。“你妈妈人真好,还特意给我们买点心。”我说。

我们捧着油腻腻的包装纸,开心地吃黄澄澄香喷喷的鸡蛋糕,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了彼此的爸妈。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许嫣然的爸爸很多年前因工伤去世了,除了这架手风琴没留下什么值钱东西,家里都是靠纱厂上班的妈妈一个人维持。想起刚才享用的那顿丰盛美味的午餐,再看看眼前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和身世可怜的姐姐,我放下蛋糕,哽咽了起来:“嫣然,你妈妈对我太客气了,你们对我太好了,是我不懂事,害得你们为我乱花钱。”

许嫣然拿出小手绢轻轻拭去我的泪花:“你放心,今天说好是我请客,花的都是我拍电视拍广告唱歌配音赚来的钱。你快吃啊!”她把蛋糕送到我嘴边。“真的吗?”我半信半疑地问她。“当然啦。我现在接了很多活,我已经在挣很多钱,可以帮妈妈养家和照顾姐姐了。”许嫣然得意地扬起眉毛,眼眸闪亮。“总有一天,我要成为张曼玉那样的影后,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我的海报,电影电视里都是我演的戏,哪里都是我的影迷。我会有拍不完的戏,得不完的奖,赚不完的钱。你等着吧,等到那个时候,我一定再来请你客,带你去最高级的西餐厅喝红酒吃牛排!”

我深深地被许嫣然感动了。我多么喜欢眼前这个野心勃勃的女孩子大无畏的青春宣言,她的真诚和热情感染着我,令我惭愧地想起告别多年的舞者梦。眼前的许嫣然就是那个我想做、但是做不到的自己!

在我就读的那个全市闻名的重点中学里,有许多学霸,他们为着每一次考试的排名



彼此嫉恨,为争夺老师的恩宠和市里各种竞赛的名额和荣誉费尽心机,最终目的不过就是进入一所国内的重点大学,或到外国名校去留学。没有一个人像许嫣然这样敢于如此真诚热烈地怀有一个伟大的梦想,而且毫无掩饰地以此为荣!难得在这么世俗现实的世界里能够找到一个和我气味相投的知音,我很珍惜和许嫣然的友谊,把她看作我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我们互相寄漂亮的明信片 and 芝麻卡,在上面写调侃彼此的笑话,只有彼此才都能读懂文字底下的关怀和鼓励。这些东西我都小心翼翼地珍藏,经常翻看,它们给我乏味的校园苦读带来了无穷的快乐。

一到放假,我是一只暂时逃离牢笼的小鸟,赶忙飞去找许嫣然玩。跟着许嫣然,我做了很多平生从未做过的事情,去了很多从未去过的地方。

比方说,吃路边摊这件事,在我们家是被绝对禁止的,因为既不卫生也不淑女,照我妈的原话就是:“没有家教的野姑娘站在野地里吃路边摊的吃相难看死了。”然而,她怎能理解冰天雪地的日子里,和好友一块儿在马路边上啃现烤的香喷喷的羊肉串,或者捧着刚出炉的滚烫烫的烘山芋的乐趣?

再比方说,跳交际舞这件事,前几年我也偷偷琢磨过。我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轻轻打开四喇叭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学着电影《英雄虎胆》里王晓棠扮演的国民党女特务,一个人瞎扭扭巴巴吉特巴。现在可好了,因为许嫣然在演艺圈里的工作给她带来各式各样的活动门票,我也有机会去上海上一些社会名流的舞会派对,学会了一些基本的舞步。我跟着许嫣然去中苏友好大厦里的舞厅跳舞,亲眼见识了古典俄罗斯风格的金碧辉煌。我们两着长裙施淡妆,坐在包厢里假模假样地喝茶,试图扮演想象中好莱坞旧片里那位散落民间的沙俄公主举手投足的曼妙神韵。我们矜持地凝望舞池里翩翩起舞的红男绿女,时而发现某个明星而兴奋地窃窃私语。有人走过,许嫣然会热情地上前打招呼,甜甜地叫一声“某某老师好”,过后在我耳边细语:这位是著名老配音演员,我最近帮一个电视剧录制后期配音的时候有幸在录音室认识;那位台湾歌星今年来大陆发展,我想争取做他的伴唱。

14. 在茶会上获教益

蒋月泉拿着琵琶跟在先生后面上台了。老祖母望着孙儿出场,喜上眉梢;把侄儿视为己出的姑妈,紧张得手里捏着一把汗。师徒拼档,说《玉蜻蜓》中沈君卿夜里过长江,被强盗劫上山去的故事。蒋月泉接过先生“勾子”,一开口,第一句就说错:书中有个丫头像“水仙”,他竟说成“许仙”,台下听客哄堂大笑。蒋月泉满脸通红,还是先生平静如常,稳住阵脚,学生的情绪才稳定下来,步入正轨。不过,年纪轻轻的他,“俞调”倒唱得不错,字正腔圆,音色优美,听客中不乏有人称赞。这回书总算在掌声中结束。老祖母拉着孙儿的手说,你啥辰光能到东方书场说书,我死了口眼闭哉!这是祖母对他的期望,孙儿深知此话的分量!因为那时的东方书场是全上海设备最好、档次最高的书场,上台说书的都是名闻遐迩的大响档,一般演员想去那里说书,难乎其难。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的蒋月泉暗下决心,一定要实现老人家的心愿!

师徒拼档,一般做下手的徒弟正襟危坐,目视前方,听上手的先生说书,不等先生摆下“勾子”是不能随便说话的。一次,张云亭先生终于带徒弟蒋月泉去东方书场拼档,说《玉蜻蜓·火烧头腐店》。张云亭放了一个噱头,说“迪格(这个)辰光晦气星转到豆腐店老板朱小溪屁眼里来哉,”师傅正要往下说,在一旁久坐无言显得尴尬,有点厌气的徒弟,突然来了灵感,立马接过先生的话茬,站了起来,嘴里喊着“肚皮痛,肚皮痛!”并佯装晦气星钻进肚皮里的痛苦样子,接着根据书情现场发挥,现编现说了一小段书,说得自己也不知如何说下去了,就把“勾子”丢给先生。老练的张云亭不露破绽地接了“勾子”把书说完。“落回”之后,先生并不为徒弟冷不丁地“接口”让他猝不及防、几乎使他难堪的冒失举动而责怪他,批评他,反而笑着对徒弟说:“你还真不容易!”

蒋月泉与先生拼档一年,便出来放单档了。第一次在“富春楼”,蒋月泉做头档,第二档是李伯康,第三档是许继祥。其时,李、许已经很有名气,与他俩越档合做,蒋月泉自觉沾

了下少光!蒋一天可得一元两角。他第一天把钱拿到手,就把纸币翘起的角掀平,交给父亲开销,祖母笑嘻嘻;根生会赚钱了,与继母的“摩擦”也消除了。

蒋月泉说《玉蜻蜓》还嫩,在书台上他感觉缺少什么,就去复听先生的书,从中吸取养料,充实提高。师徒俩时分时合,出于经济原因,大部分时间还是各自独做。

蒋月泉几乎每周都同张云亭一起参加说书艺人必聚的茶会。为什么他对上茶会看得如此重要呢?原因有三:一是“茶会”是前辈有名望的老先生把持的“天下”,只有常去被他们认识,满师“出道”时才会获得批准,从而取得进书场说书的资格;二是初出茅庐的人缺乏生意上的关系,各地场东都在“茶会”上请艺人,常去“茶会”熟悉关系,能接到生意;三是茶会上有不少道众、大响档,聆听他们说道谈艺可以获得为人处世和艺术上的教益。蒋月泉得知个中原因,所以见了这些前辈,总是“伯伯、阿叔”逐一称呼,态度恭敬而谦卑。有时,哪一个老生要买包香烟或花生米之类的零食,只消叫他一声,他便立即应声出去买了就来:“阿爹,这是找头。”他把找头一分不差地放在桌上。有时,他买了香烟,老先生要掏钱给他,他会客气地说:“阿叔,勿要,勿要!我身边有铜细格。”慢慢地,这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后生取得了说书前辈的好感。

其中蒋如庭、朱介生尤其喜欢这个嘴巴甜、脚头勤、脑子活络的小伙子。在上海光裕社,蒋如庭、朱介生都是为人和气、待人友善、从不以名声压人的“好好先生”。蒋如庭知道蒋月泉要学朱介生的“俞调”,就允许他进书场,听蒋朱档的《落金扇》和《双凤珠》。不仅如此,朱介生还让蒋月泉跟他直接去电台听他播唱;这使蒋月泉近距离看清了朱介生播唱时的嘴型,以及气息运用、唇、齿、舌等发音方法,从而技艺大长。这个阶段,蒋月泉小嗓最好,又经过自己实践和朱的点拨,唱功突飞猛进,所唱朱介生的“俞调”到了几可乱真的程度。所以,成名后的蒋月泉谈到朱介生时总会说,朱介生是他未曾磕头的“先生”。

皓月涌泉

唐燕能

